



家乡的年味

这个春节,同学们回到家乡,在“五里不同风,十里不同俗”中,亲历中国年的万千气象。什么是年味?是传统习俗的仪式感,还是饭桌上的佳肴?当春节“申遗”成功,同学们对年俗的理解更深沉,无论形式如何变化,年味永远是心中最温暖的期待,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。

拜山

南开区阳光小学三年(5)班 李嘉佳

爸爸的老家在河北省兴隆县,静卧在雾灵山脚下。大年初一“拜山”,是村里人的习俗。

天刚蒙蒙亮,院子里就忙开了。奶奶把红纸“福”字一张张抚平,系上红绳;爷爷从屋里捧出香火、年糕和干果;妈妈催着我和姐姐穿上新衣。我心里抱怨:这么冷的天,山上的雪还没融化,这老规矩有啥用?

寒气扑面,我缩颈埋进围巾里。上山的路在晨光里泛着灰白,山顶隐在雾气中。我只顾低头赶路,路陡雪滑,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。爸爸在后面轻声说:“别光急着走,要看看山。”我慢了下来。

山峦渐渐显露轮廓。苍松静立,枝头薄雪映日闪烁,风穿林间雪末儿飘洒。整座山巍然矗立,肃穆而深沉,让我不禁心中涌起一种渺小之感,唯有敬畏。

爷爷的手伸过来,把我拉过滑溜溜的石头。他的手粗糙,却暖得像灶膛里的火。“雪后山里寒冷,也光秃秃没啥看头。”他说,“可等春意浓了,满山就好看了。”我点点头,把手在他掌心握得更紧些。

就在我喘得厉害的时候,爷爷停了下来。全家人随后站成一排,面向眼前的大山。没有人说话,连刚才还

在嬉闹的小表弟也安静了。

爷爷从袋子里取出三炷香点燃,青烟细细地向上飘,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蓝。那烟直直的,像是要够着什么。他开始祈福,声音不高,带着山里人特有的厚实——“求山神保佑我们平平安安、日子顺顺当当。”风把他的声音送得很远,又带回几声空灵的回响。我们都跟着鞠躬,我就在弯腰的那一刻,心里生出了几分特别的郑重。

之后,大家在附近的树上贴“福”字,挂福牌。红绸、红纸、红绳,把这一片山林都点活了。

我踮起脚,把手里的红绸系在一根低矮的松枝上,指尖触到粗糙的树皮,凉丝丝的,带着晨露。我刚松开手,山风就来了,那红绸晃了晃,在风里打个旋儿,然后缓缓地舒展开,像开了一朵小红花,又像是大山收下的一份小心意。

回去的路上,我问爷爷:“拜山不是该到山顶吗?”他笑笑:“山顶在山顶上,心在心坎里,到了就行。”

我回头望了一眼来时的路,大山静静地立在身后,仿佛在目送我们。这一刻我忽然觉得,这山好像也认得我了。

指导教师:杨婷

太平面

和平区耀华小学五年(2)班 宋雨阳

春节假期,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到了福州老家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,我被飘来的一股香气叫醒。来到厨房,只见爷爷正站在灶台前,手里握着长长的竹筷。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整个厨房都笼罩在白蒙蒙的雾气里。

“爷爷过年好!”“新年好!孙女,快看我给你煮的太平面。”我凑近灶台,看爷爷在沸水里搅动着那些细细的面条,旁边砂锅里炖着金黄的鸡汤,油花在表面轻轻晃荡。

“这面怎么这么细呀?”“这叫线面,比棉线粗不了多少。”爷爷用筷子挑起一根,“是不是特别细?”我睁大眼睛,忍不住“哇”地叫出声来。

爷爷笑着把面捞进碗里,小心地把缠在一起的线面拨开,舀起一大勺鸡汤浇上去,最后放进两个白煮蛋。

等我洗漱完,爷爷已经把面端上桌。他让我先吃蛋,我咬一口愣住了:“这是鸭蛋?”“你尝出来了?”“蛋黄比鸡蛋香。”我又咬了一大口,“可过年为啥要吃鸭蛋呀?”爷爷坐下来,缓缓地说:“线面长长的,寓意长寿,鸭蛋在福州话里叫‘鸭卵’,你念念看,像什么?”“鸭卵……谐音‘压乱’!”“对了,

把乱糟糟的东西压住,就太平了,所以叫太平面。”我低头看着碗里的鸭蛋,想起平时面汤里的鸡蛋,便问:“那鸡蛋叫‘鸡卵’,不就是‘积乱’吗?”爷爷愣了一下,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你呀,跟你爸小时候一样!”这时,奶奶走了过来,温柔地摸摸我的头,“他那年问太爷爷同样的问题,把太爷爷给问愣了。”

吃完面,我端着空碗去厨房想洗碗。爷爷正站在水池边剥鸭蛋,旁边盘子里已经摆了好几个。“您剥这么多干吗?”“一会儿你爸妈起来,一人一碗。”爷爷边剥边说,“你妈喜欢蛋黄嫩一点的,你爸喜欢老一点的,得分开煮。”

“您心真细,连这个都记得。”爷爷转过身,用围裙擦擦手说:“你们一年才回来一趟,我不记住这些,怎么给你们煮出合口的太平面?”此时,锅里冒着热气,鸡汤飘香。晨光照进来,照在灶台上,也照在爷爷花白的头发上。我低头看看手里的碗,见碗底还剩一点汤,便又端起来,一口喝掉了,感受着最后的温热,那暖意仿佛流进了心里!

指导教师:刘璐璐



杨丽莉绘

高跷上的眼睛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
四年(1)班 魏一凡

这个春节,我和爸妈、两个弟弟一起回到淄博老家过年。

正月十三一大早,妈妈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:“快起!一会儿有踩高跷表演,去晚就挤不进去了。”此时,弟弟俩早就穿戴整齐,在门口蹦跶着等我。

一家人往文化中心的周边道路走,路上全是等着看踩高跷的人。三弟坐在爸爸肩膀上,兴奋得直蹬腿。

“咚咚锵,咚咚锵——”锣鼓喧天。人群往两边让开,我踮起脚尖,使劲往前看。

哇,真是一群“巨人”!他们踏着鼓点,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,脸上画着大花脸,脚底下绑着高高的木跷,在人群中穿梭自如。有的扮成孙悟空,有的扮成猪八戒,还有扮成老婆婆,扭来扭去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,甚至盖过了喧闹的锣鼓声。

可我却被队伍中间一位大哥哥吸引住了。他踩的高跷比别人都高出一截儿,涂着红油彩脸,汗水正顺着脸颊往下淌,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他走得稳,木跷砸在柏油路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,每一步都踏在鼓点上,身体随着节奏微微起伏,像一棵会移动的树。他脖子后面露出半截儿红布巾,随着步伐一颠一颠的,像一小簇跳动的火苗。

忽然鼓声急促,队伍开始加速。这个大哥哥表演空中下叉时,竟然身子一歪,双臂乱摆,人群“啊”地叫起来。可他猛地一咬牙,身子又正了,继续往前走。他眼睛一直盯着前方,紧抿嘴唇,眉头微微蹙起,神情专注得像个正在完成作业的小学生。

“爸爸,他会不会摔下来?”我问。“会!”爸爸说,“但摔过,就不怕了。练这个,谁都摔过百八十跤。”

我突然想起自己学跳绳时的情景,一开始总绊倒,后来练啊练,终于能连着跳很多个了。这个哥哥踩这么高的木跷,得摔过多少回呀?

大哥哥猛然转过头,似乎跟我对视了一下。这么一眼,我看到他紧抿的嘴角微微上扬,眼里的光芒比额头上的汗珠还亮,仿佛在说:“你看,我行!”我愣住了,不自觉地冲他挥手。他没有回应,又转过头,跟着队伍往前走。锣鼓声越来越远,人群慢慢往前拥,两个弟弟拉着我追了过去。

阳光落在大哥哥微微晃动的背影上,那一角红布巾仍在一颠一颠的,却仿佛在我心头一跳一跳的,好久都未曾落下。

指导教师:荆瑞爽

幸运的诗歌转盘

河北区第二实验新世纪小学
六年(2)班 王嘉琦

正月初二,在安徽亳州老家,我们全家一起参观了曹操地下运兵道。

景区里挂满了红灯笼,人声喧嘩。妹妹忽然拉着我往前跑:“那边有活动!”挤进人群一看,是个“诗歌转盘”——只要能够完整背出《观沧海》《短歌行》《龟虽寿》《蒿里行》中的任意一首,就能获得五张十元的华祖庵景区消费券。

我扫了一眼诗单,前三首在学校经典诵读活动上都背过,《蒿里行》却从没读过。妹妹凑过来问:“前三首咱们都背过,你还记得吗?”我点点头,压低声音说:“千万别转到那首没学过的。”灯笼的光影在转盘上晃动,我的心也跟着忽明忽暗。

排队时,前面几个小朋友都挑战成功了,大人的掌声一阵接一阵。轮到这时,我深吸一口气,用力一转——转盘指针晃悠悠,掠过了《蒿里行》,停在了《观沧海》上。真幸运,我差点笑出声。

“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……”开头几句很流畅。可背完“百草丰茂”后,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。后面是什么?我急得手心冒汗,周围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过来,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
“别急,想想曹操登高望远的样子。”妈妈轻声提醒。爸爸握紧了拳头:“加油!”妹妹跳着喊:“哥哥最棒!”

我闭上眼睛,仿佛看见曹操策马海边,战袍被风吹起。“秋风萧瑟,洪波涌起……”最后一句“歌以咏志”声音格外响亮。工作人员阿姨笑着递过消费券:“小同学,背得很有气势。”

妹妹早就等不及了,蹦上前用力一转,指针指向了《短歌行》。她松了口气,这首也学过。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。”开头很顺利,“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也没问题。可该背到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”时,她竟说成:“青青子佩,悠悠我思。”

旁边有人善意地笑了起来,妹妹愣了一下,脸腾地红了——她把《诗经》里的句子串进来了。阿姨笑着提醒:“小妹妹,两首诗串啦。”妹妹低下头,手指绞着衣角,声音像蚊子哼:“我……我忘了……”

阿姨温和地说:“别急,想想‘但为君故,沉吟至今’后面是什么?”妹妹眨眨眼,大声接道:“呦呦鹿鸣……”她重新稳了稳,越背越顺,最后那句“天下归心”响亮地收了尾。

阿姨伸出大拇指:“背错不怕,能接下去就是勇气。”妹妹接过消费券,眼睛弯成月牙,冲我吐吐舌头,那点尴尬早就烟消云散了。

在众人面前勇敢吟诵,这份体验远比任何消费券都来得珍贵。我想,这便是幸运的“诗歌转盘”给予我和妹妹最独特的新年馈赠!

指导教师:张建昀

投稿邮箱

jwbxiao zuowen@126.com